

楊
柳 著

● 蒲松齡的生平、交遊及其作品

● 聊齋誌異的創作過程和故事來源

● 聊齋誌異的思想性

● 聊齋誌異的藝術性

● 蒲松齡的世界觀探索

聊齋誌異研究

聊斋志异研究

杨 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南京

聊斋志异研究

杨 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常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4.125 字数 85,000

1958 年 6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2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书号：10100·807 定价：0.57 元

责任编辑 顾关荣

目 录

前 言	(1)
蒲松龄的生平、交游及其作品	(4)
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和故事来源	(13)
(一)创作过程和创作动机	(13)
(二)聊斋志异故事的来源	(19)
聊斋志异的思想性	(27)
(一)关于描写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方面的	(30)
(二)关于揭露并讽刺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血腥迫 害人民方面的	(39)
(三)关于对科举制度的讽刺和抨击方面的	(50)
(四)聊斋志异中是否有民族思想和反清情绪	(58)
聊斋志异的艺术性	(77)
(一)创作风格和语言特色	(77)
(二)关于人物的刻画	(89)
(三)故事情节的安排和描述	(99)
(四)聊斋志异写作上的其他一些特点	(106)
蒲松龄的世界观探索	(112)
后 记	(126)
附 记	(128)

前 言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中一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八卷，或分为十六卷，共计四百三十一篇，约四十余万言；作者前后化了二十年漫长时间的辛勤劳动，才写成此书。它的脱稿当在十七世纪末叶，最初出版也在十八世纪中叶，距离现在垂二百年。

《聊斋志异》问世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特别是在农民和中下层知识分子中，更是风靡一时。采衡子的《虫鸣漫录》：“《聊斋》为蒲留仙殚精竭虑之作，为本朝稗史必传之书”。陆以淮的《冷庐杂识》谓：“蒲氏松龄《聊斋志异》流播海内，几于家有其书”。就是一向贬抑蒲松龄而赞扬纪晓岚的俞樾也不得不在《春在堂随笔》中承认：“蒲留仙《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可见这书在当时文坛上所起作用之大和发生影响之深。

作者在《聊斋志异》中，借鬼怪狐魅、花神山精，来反映当时社会的现实生活，大胆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丑恶，讽刺科举制度的虚伪、腐朽，抨击封建礼教的毒害人性；同时也热情地歌颂了光明生活，歌颂了青年男女为达到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愿望，而展开的不屈不挠的反封建斗争。它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的艰苦与愿望，因而《聊斋志异》是一部富于人民性的作品。虽然，由于时代的限制，作者的世界观存在着矛盾，在若干篇幅中也出现了消极的因素，使《聊斋志异》

的人民性带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但总的说来，《聊斋志异》的倾向性还是进步的，富于积极教育意义的。这不过就它的思想性而论。至于艺术性方面，《聊斋志异》的优点也非常多，作者丰富的文学想象力，曲折多变化的故事情节安排，人物形象的雕塑和人物性格的刻画，逼真而深刻的细节描写，生动活泼的民间口语的大量运用，加上简洁道劲、委婉传神的笔调，确也引人入胜，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

由于这许多原因，《聊斋志异》几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和欢迎。《聊斋志异·狐梦篇》作者一开始就说他的朋友毕怡庵“每读《青凤传》，心辄向往，恨不一遇”。又笔者身边收藏的最初“青柯亭”雕刻原版《聊斋志异》前面有唐梦赉的“序”一篇，“序”中也指出本书“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可见这部书尚未全部完成前，就已在朋友间流传。全书脱稿后至正式出版前，在这八九十年中特别是十八世纪上叶这段时间，《聊斋志异》在读者间的传诵就更广，作者长孙蒲立德在《聊斋志异·书跋》中说：“志异十六卷，先大夫柳泉先生著也……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近乃人竞传写，远迩借求矣”。《书跋》写于乾隆五年（一七四〇），离作者逝世不过二十五年。十八世纪中叶，《聊斋志异》正式刊行，它的流传就更广。

但一些卫道者，却站在反动的正统立场和封建礼教的立场、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提出细节和文字上的挑剔、企图贬低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指出这点。他说：“《聊斋志异》风行逾百年，摹仿赞颂者众，顾至纪昀而有微辞”（注一）。《四库全书》首先就加以摈斥，不

注一：《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

收入说部。纪昀批评本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俞樾毫无根据地断言《聊斋志异》不及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陆以湉则认为不及王渔洋的《香祖笔记》、《居易录》。

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中，有一部分人用不正确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因为《聊斋志异》是用文言写成的，就毫无原则的加以歧视与责难。当然，这种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和形式主义看法是错误而有害的。

今天，我们必须根据毛主席“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的正确指示，来慎重地分析研究、整理评价过去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聊斋志异》是具有一定人民性的，尽管作者是用文言写本书，但《聊斋志异》故事却能突破文字的限制，流传在广大人民中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事实也足以说明《聊斋志异》感人的艺术魅力。

笔者拟在这本小册子中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蒲松龄作一初步的研究，供读者参考，并就正于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希望大家多多提供意见，给予我批评和教益。

蒲松龄的生平、交友及其作品

《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山东淄川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庚辰（一六四〇），卒于清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享年七十六岁。

蒲松龄在科举上很不得志，据张元《墓表》中的叙述，仅早年应童子试，“以县府道三第一，补博士弟子员”，以后“入棘闱，辄见斥”。康熙辛卯（一七一—）才得中一个岁贡，这时已是作者七十二岁高龄，越四年他就逝世了。

作者出身于一个清寒的书香人家，世代读书，但科举上从来没有发迹过，都只中了一些低级功名，高祖是廪生，曾祖是庠生， he 自己是岁贡，儿子、孙子也都是秀才。他的祖父名蒲生纳，父亲名蒲槃。据《元配刘孺人行实》中叙述，可知自作者的父亲手里起，家庭经济发生过多变化。他父亲原本也是一个寒酸的读书人，在功名上和他同样不得志，甚至比他更不如，“操童子业，苦不售”，“家贫甚”。因此放弃本行，“去而学贾”。这时正是明末，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的高度，他父亲在从事商业经营中，获得了很大的利润，改变了家庭经济情况，“积二十余年，称素封”。但后来，由于他父亲“周贫建寺，不理生产”，加以家庭人口增多，开支浩大，“为寡食众，家日益落”。到作者成长时，又变得赤贫如洗了。甚至穷到连求婚也要受人非议。蒲槃嫡生男三，庶生男一，蒲松龄就是嫡生的第三子。

作者的妻子姓刘，父亲叫刘国鼎，字季调，也是读书人，“文战有声”，生下四女，作者娶的就是第二个女儿。婚后析家，当时作者生活困苦得不堪名状，且看他自己的叙述：

居惟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假伯兄一白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出逢入者则避扉后，俟入之乃出（《元配刘孺人行实》）。

房子要借木板隔开，“聊分内外”；大门不能同时容人出入，出门遇见有人进来必须退避门后，让对方进来后才能走出去。这里虽然只谈到居住的情况，但在反映作者生活贫苦上，却是具有概括意义的。

作者有子四人，孙八人，曾孙四人，五世孙一人。（张元：《墓表》）

作者晚年时，由于他长期来的舌耕收入，加以他妻子的节衣缩食，生活俭朴，故家庭经济又略趋安定，“瓮中颇有余蓄”。

但总的说来，作者终生极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于艰苦忧患中的，这就使他的思想感情和广大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了一定的联系。他虽然出生于书香人家，但却不是过剥削生活，而是藉自己的脑力劳动获取报酬来维持家庭生活。且看他在《聊斋志异·自志》中说：

少羸多病，长命不犹，门庭之凄寥，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

蒲立德在《聊斋志异·书跋》中还说：

先大父讳松龄，字留仙，别号柳泉，聊斋其斋名也。幼有轶才，学识渊颖，而简潜落穆，超然远俗，虽名宿宗工，乐交倾赏。然数奇，终身不遇。以穷诸生授举子业。颠倒是荒山僻隘之乡。

景况是够潦倒惨澹的了。

蒲松龄的性格耿介正直，为人诚恳笃实。张元道：“学者

目不见先生，而但读其文章，耳其闻望，意其人必雄谈博辩，风义激昂，有不可一世之概。及进而接乎其人，则循循然长者，听其言，则讷讷如不出诸口。而窥其中，则蕴藉深远，要皆可以取诸怀而被诸世”（《柳泉蒲先生墓表》）。这实在是他为人最好的说明。他看不惯当时士大夫阶层人物趋炎附势的势利眼光和党同伐异的庸俗作风，他的笔锋给予气焰嚣张、趾高气扬的权贵豪绅以及寸光鼠目、阿谀逢迎的腐儒俗子以无情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邹韬的《三借庐笔谈》和易宗夔的《新世说》都说他“落拓无偶，性尤怪诞”，传说王渔洋曾闻名造访，他却避而不见，且说：“此人虽风雅，终有贵家气，田夫不惯作缘也”。这话虽未免敷衍夸大，缺乏事实根据，但他为人品质的高致，与世俗的杆格不入，确也是事实。

连带谈到，作者号柳泉，柳泉原是淄川的一个地名。在作者《文集》中有一篇《修柳泉龙王庙记》，其中说到：“淄东七里有柳泉，邑乘载之，志胜也。水清以冽，味甘以芬，酿增酒旨，淪增茗香”。可见是风景优美的地方。蒲松龄写的诗中，经常提到柳泉：“薄醉夜梦醒，柳泉待啼禽”（《晚晴即事》）；“柳泉一湾如避秦，朋从夙喜衔杯频”（《怀人一首》）。《骨董琐记》引《梦阑琐笔》云：“柳泉在其邑东，泉深丈许，水满而溢，小山环之，杂以垂柳，颇称胜景，因以为号。又作逸老园，殆晚岁景稍享矣”（注一）。逸老园在东阿村冲山，《文集》中有《逸老园记》：“东阿余别业也……面冲山而村，村去山步武耳……修数椽屋，卜菟裘焉”。

蒲松龄生平交游颇广，但《淄川县志》中只提到施愚山、

注一：邓之诚著《骨董琐记全编》，三联书店出版，页二三五。

王渔洋、张历友和李希梅四人：

弱冠应童子试，受知于施愚山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
与同邑李希梅、张历友诸名士，结为诗社，以风雅道义相切劘。新城
王渔洋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淄川县志》）。

《县志》中的话显然是根据张元《墓表》的叙述。

施愚山，名闰章，字尚白，宣城人，顺治六年（一六四九）进士，历任刑部主事补员外郎，山东提学签事，湖西道参议。后又诏举博学鸿儒，授侍讲，纂修《明史》，俄转侍读。康熙二十二年（一六八三）卒。他不但工于制举业，兼治诗词古文，是清初著名大诗人之一，和同时代的宋荔裳、丁药园、张樵明、严灏亭、周釜山、赵锦帆，唱酬无虚日，号称燕台七子。做官以“文学飭吏治”，自入史馆后，“士大夫求碑版诗歌者，趾错于户”，四方名士，负笈问业无虚日。著有《学余堂集》。（注一）他年龄大于蒲松龄，是前辈，蒲松龄生平受他的影响颇大，当他担任山东学道的时候，蒲松龄受到他的器重和奖掖。作者当时科举上不得志，施愚山曾给予他安慰和同情；作者转而致力于文学创作，施愚山给予他鼓励和支持。这些地方，很使作者感激，所以日后经常提起他，想念他。《聊斋志异》中《胭脂篇》就是记叙施愚山担任山东学使时断冤狱的事件。文中借秀才宿介口中道出“闻学使施公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且于篇末“异史氏曰”下，不惜巨大笔墨追怀施愚山和自己的情谊：“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少有冤抑，必委屈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直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

注一：曾毅：《中国文学史》，大新书局出版，页一九六至一九七。

无屈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王渔洋，名士禎，号阮亭，新城人，顺治十五年（一六五八）进士。仕至刑部尚书，他是当时神韵派的数一数二的大诗人。他和蒲松龄是同时代人，年龄也相仿佛，但当时名气却远远超出蒲松龄。相传王渔洋曾经想出高代价收买《聊斋志异》原稿，代为刊行，作者不肯。这当然是好事者敷衍夸大之谈，不足凭信。这一说法的毫无根据，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的“按语”中早已驳斥过。但王渔洋的推重本书却是事实。《聊斋志异》卷首有王氏题诗一首：“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关于作者和王渔洋的关系，张元的《墓表》中曾隐约谈到：“新城王司寇素奇先生才，屡寓书将致先生于门下，卒以病谢辞不往”。由《聊斋全集》中作者所写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两人文字上的交往是很密切的。王氏曾为作者《文集》写过“序”，“序”中对作者文学天才估价颇高：“蒲子留仙，少有俊才，长负时誉……仰屋著书，等身夸富”。作者《文集》中有《与阮亭先生书》两通，《诗集》中有《简阮亭司寇》七律等诗，另外还有写给王渔洋哥哥王西樵的诗文。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王渔洋的态度并不如一般人传说那样高傲，而是相当敬重的。信中谈到在朋友处读到王渔洋的诗集，“自觉论衡而思益进”。同时提起：“前拙志蒙点志，其目未遑缮写；今老卧蓬窗，因得以暇自逸，遂与同人共录之，辑为二册，因便呈进……唯先生进而教之”。这当是指《聊斋志异》而言，另外一信是向王渔洋请教写诗方法的：“松留心风雅，虽已有年；然东涂西抹，其实无所师授。少苦鲍谢诸诗，诘屈不能成诵，故于五古一道，尤为粗浅。近妄拟古作，寄求指南，冀不吝数笔之涂，亦犹

在夷貊则进之耳”(《与王阮亭司寇书二》)。在前一封信中还说：“先生调鼎有日，机务殷繁，未敢遽以相质，而私淑者窃附门墙矣”(《与王阮亭司寇书一》)。可见作者是把王渔洋当成师长看待的，而自己也以弟子自况。他《简王阮亭司寇》一诗道：“泉石栖迟五十年，临风我自笑华颠；文章近世无知己，几杖当时接大贤。望斗瞻山钦雅度，明刑弼教阐真铨；高官偏是宜名士，日下蜚声岂偶然！”流露出了他对王渔洋的仰慕向往心境。

据最近出版的《聊斋志异》上半部原稿中，也确有作者所录的王渔洋的眉批若干条^{注一}由赵刻本《聊斋志异》若干篇后面也可以看到王渔洋的评语，如《促织》、《青梅》、《口技》、《喷水》、《葭中怪》、《阎罗》等。王渔洋的《池北偶谈》中有八九条内容同于《聊斋志异》下列诸篇：《小猎犬》、《妾击贼》、《斲石》、《阳武侯》、《五穀大夫》、《邵士梅》、《张贡生》、《蒋太史》等。

张历友、名笃庆、号厚斋，别号昆仑山人。据蒲松龄说：“历友学植淹博、挥洒千言，同时诸前辈，称为冠世之才，不虚也，试辄冠曹”(《赠历友诗》自注)。但他在科举上和作者同样不得志，官定山中丞为学使时，以明经荐张历友赴京兆试，不遇，归来后居昆仑山(在山东)不复出，杜门著书，作品有《八代诗选》、《班范舫五代史》、《舫截两汉高士赞》、《昆仑山房集》等。作者在《赠张历友》诗中有“山左推君第一人，蒲轮空谷贱红尘”之句。张历友也曾为《聊斋志异》题七律三首，自署昆仑外史，诗中有句云：“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工。常笑阮家无鬼论，愁云飒飒起悲风”；“莫向西阳称杂俎，

注一：参阅一九五五年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聊斋志异》原稿。

还从禹穴问灵风”。“但使后庭歌玉树，无劳前席问长沙”；“庄周漫说徐无鬼，惠子书成已满车”。

李希梅，名尧臣，号约庵，淄川诸生，和作者过从甚密。《聊斋词集》中有许多首是为李希梅写的。其中有一首《希梅生朝谱此为寿》（调寄《水调歌头》）写道：“信有金蕉玉友，何必玉人金缕，松柏岁寒芳，永与乐今夕，三万六千场”。可见两人感情的真切。

此外，作者过从较密、酬唱较多的知识阶层的朋友还有唐豹岩太史、袁宣四孝廉、王之巽、刘乾庵、高念东、毕韦仲诸人。唐太史名梦赉，字济武，号岚亭，别号豹岩，淄川人，顺治戊子举人，乙丑进士，授庶吉士，八年授秘书院检讨。著有《志壑堂诗集》行世。他虽然科举上得志，并且做了官，却能挣脱身分地位观念，和作者交上朋友，而且感情特别笃厚。作者对这点也深感欣忭，引以为慰的。且看他自己的话：“松一介寒癯，半生老鬓，羸滕蹶屣，频登元礼之门；破帽羸衣，咽连杜公之榻”（《唐豹岩命作志》）。《词集》中有一曲《岁暮唐太史留饮》（调寄《沁园春》）说到自己和唐太史的友情：“尤难处，在世人欲杀，我意怜才”。“念穷途不偶，我狂似絮；幽芳自喜，君淡如梅”。封建社会，一般人都以势利、庸俗的眼光来看待在科举上潦倒失意的寒士，而唐豹岩却能突破世俗的身分名位观念，寄予蒲松龄真诚的友谊和深切的同情，怎能不引起作者的感激，唱出“还有天涯几知己，残鳞剩羽每纵横”（《寄唐豹岩太史》）那样感情深湛动人的诗句？

《聊斋志异》在创作过程中，唐豹岩是最早的读者之一，“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前面附有唐豹岩的“序”一篇，略谓：“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

之言，于制举业之暇，凡所闻见者，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注一）。《聊斋志异》中也有不少地方提到唐豹岩，足证唐豹岩曾为蒲松龄的创作提供过素材。

袁宣四，名藩，号松藩，淄川人，康熙二年癸卯举人。袁宣四比作者早死，作者曾写过不少追悼宣四死亡的诗词，悲惨哀恻。试举《挽宣四》（调寄《念奴娇》）一词：“藤茧犹新，笔花如故，谁信人真死？窥园不见，疑疑暂复归耳”。“遐想潇洒生平，吟髭捻断了，才思如绮，不道堂前燕子来，回首河山非是”。又其《哭宣四兄》七绝：“孤灯寒雨剧伤心，玄菟遗存一检寻，删定文章后死责，纵横涕泗感人琴”。可见作者还曾为袁宣四整理过遗稿。

关于蒲松龄的交游，我们简单地介绍如此。接下去谈谈他的著作。

蒲松龄的生平著作甚多，除《聊斋志异》外，尚有《文集》四卷，《诗集》六卷，通俗俚曲若干种（张元《墓表》）。另据李桓的《耆献类征》记载，蒲松龄写过《省身录》、《怀刑录》、《历字文》、《日用俗字》、《农桑经》等。近人邓之诚在《骨董琐记》中引《梦阑琐笔》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实有所指。书成为其家所讦，至褫其衿”。作者还曾选择《聊斋志异》中《珊瑚》、《张诚》、《江城》等短篇小说编为小曲，演为传奇。又辑古来言行，关于修身齐家、接物处世之道，成书五六十卷（注二）。

注一：“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卷一。

注二：《骨董琐记·全编》，页二三五。

笔者在苏州旧书肆中发现一本线装《聊斋词》，前面有光绪丙戌鉴堂氏的序，略谓：“柳泉居士词稿手迹，世好李子席珍所贻。李家临淄，与居士裔孙某故文字交，是即有之于某者。居士旷怀逸趣，可见一斑，字亦古拙多姿，迥不犹人，计四十有二纸，旧多窜易涂勒，间注曰‘真本无’或‘亦无’等字，自系副本。有数阙见于《志异》，岂闲情仍寄而文生欤？居士著作未梓者甚夥，惜强半毁于兵。尝因席珍就钞古文多卷，亦尘劫之余已。是迹虽小有残脱，喜其面目之真，不足为庐山病也”。

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是“居士著作未梓者甚夥，惜强半毁于兵”一语。从这句话中，可知蒲松龄的作品很丰富，但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却在战争中毁损了，如果没有副本或抄本保存，这部分著作当然就永远绝迹了，这确是很可惋惜的一件事。

但在作者所有著作中，自以《聊斋志异》为最出名，成就最大，其他作品无论如何没有象《聊斋志异》那样为人注意，也没有象《聊斋志异》那样拥有广大的读者。蒲松龄姓名的历来为人们熟悉、传诵，几至家喻户晓，主要也是因为他创作了《聊斋志异》这部优秀的短篇小说集的缘故。

聊斋志异的创作过程 和故事来源

(一)创作过程和创作动机

关于《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各人意见不一，有人说作者四十岁始成书，也有人说作者五十岁始脱稿。我们知道，任何一部成功的优秀的作品，作者必然化费较长时间汲取题材、剪裁、布局，然后着手写作，决不可能不假思索，一挥而成。尤其象《聊斋志异》那样题材多样化、内容丰富、文学加工精致的几十万言的短篇小说集，更需要一个长期的创作过程。鲁迅先生在《小说旧闻钞》中引述邹韬的《三借庐笔谈》一段话说：

相传先生居乡里，落拓无偶，性尤怪僻。为村中童子师，食贫自给，不求于人。作此书时，每临晨，携一大磁罍，中贮苦茗，具淡巴菰一包，置行人大道旁，下陈芦衬，坐于上，烟茗置身畔。见行道者过，必强执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渴则饮以茗，或奉以烟，必令畅谈乃已。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如是二十余寒暑，此书方告藏，故笔法超绝。

这话显然是有意敷衍夸大的，不足证信。但指出作者博征广询民间传说，“偶闻一事，归而粉饰之”，经过长期辛勤的脑力劳动才写成《聊斋志异》一点却也不无事实根据。作者在本书《自志》中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